

## 汉英表量差异中的文化因素

蒋雪挺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文章对汉语和英语中的表量结构进行了对比和分析,并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对其异同做出解释,旨在揭示存在于语言与非语言的知识、信念之间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 量词;英汉对比;语言与文化

### 一、引言

汉语和英语中都有表示事物、动作单位或数量的词和结构。汉语中表达数量以专门词类的量词为主;英语的传统语法词类体系中虽没有独立的“量词”这一类,但也有相对于汉语“量词”概念的结构。从人类研究量词的历史来看,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开始都把量词看作为名词中的一部分。由于汉藏语系中量词使用得比较普遍,使用的历史又相对悠久,汉语的量词已从名词中独立出来。与之相比,英语表量结构中的名词至今尚未独立成为量词。Quirk(Quirk et al., 1985)在“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把表达量的结构列为名词之下,称为“partitive construction”。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Sinclair, 1990)中把“quantifiers”和“partitives”都归为量词。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章振邦, 1995)中的“unit noun”就其功能而言也属于“量词”的范畴。

### 二、汉英表量结构分析

#### 1. 量词的分类

汉语的量词尽管使用的历史久远,但是内部

分类问题一直很有争议。

最简单的分类法是将量词分为两类:表人或表物的量词叫做物量词;表动作或行为的量词叫动量词。另一种较有影响的分类法是三分法。最常见的是将量词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和形量词三类,或者分为名量词、动量词和复合量词,还有动量词、时量词、名量词的三分法。

除此之外,还有根据语义或功能进行区分的多分法:如朱德熙《语法讲义》中的七类法,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中的九分法。赵世开《汉英对比语法论集》重点介绍了程荣的三级兼类分法。混合多角度划分法比较适合做语言对比研究。

因为英语中没有严格的与汉语相对应的量词,所以对于表量概念的词类的说法并不统一。Quirk等在“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Quirk et al., 1972)中把这类词称为“表量名词”(partitive noun),而在他们的“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Quirk et al., 1985)中又称之为“partitive construction”(表量结构)。这些词必须借助名词和介词结构来完成表量的任务,其形式为“a / number +  $n_1$  + of +  $n_2$ ”。这类表量结构属于名词的范畴,可以继续分

收稿日期:2003-06-30

作者简介:蒋雪挺(1977-),男,江苏武进人,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从事对比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研究。

为三类:种类结构、数量结构和度量单位名词。 $n_1$  为表计量的可数名词,这些词大多借用普通名词,有复数形式; $n_2$  为被计量的对象,包括可数名词和不可数名词。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 (Sinclair, 1990)中把“quantifiers/ open - class quantifiers”和“partitives”都归为量词。Collins 将“quantifier/ open - class quantifiers”定为一类以 of 结尾的词组,这些词所表达的数或量是一个概数,表示一种相当模糊的不确定的概念。英语中的这类词强调的是数量,而不是数量单位,与单纯意义上汉语表数量单位的量词相差很远。

汉语中的动量词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汉语中的动量词有专用量词与借用量词之分。专用量词中如“下、回、次、遍、顿、阵、场”在英语中往往用“once”、“twice”、“again”、“three times”、“for a while”、“for some time”等表次数、时间的副词或词组来描述,偶尔用动词名词化和同源宾语等方式。汉语中的借用动量词如“看一眼、踢一脚、开一枪”,往往是表示身体某个部位或者动作、行为所凭借的工具的名词,这类词在英语中大多用动词名词化和同源宾语来表达,如:“have a look”、“give a kick”、“fire a shoot”。

参考程荣的三级兼类分法(赵世开,1995:212)和 Collins、Quirk 等的分类法,可以得出汉语与英语的表量情况对应如下:

汉语	英语	
个体量词	无标记化表量结构	
集体量词	定量集体量词 不定量集体量词	数量结构
部分量词		
度量量词	法定度量量词 习惯度量量词	度量单位名词
复合量词		
品类量词		种类结构
动量词	专用量词 借用量词	表次数、时间的副词或词组 动词名词化和同源宾语
形容词、副词、数词或助词		强调数量的数量词(quantifiers / open - class quantifiers)

## 2. 汉英语量词的语法特征与功能

汉语中对客观事物的计量必须通过数词与量词相结合的方式才能达成。汉语的单个量词不单独充当句子的成分,必须跟数词或者指示代词组

合成数量短语或指量短语方可用做句子的成分。但是单音节的量词可以重叠,重叠后的量词有时单独使用,有时可与数词结合。根据在句子中不同的位置和组合方式重叠量词可以有不同的含义和功能,可以表示“多”、“逐个”、“每一”等的意思,并能够作主语、定语、状语和谓语等。汉语的量词没有单复数之类的曲折变化。

英语的表量结构除无标记结构外,一般以“a +  $n_1$  + of +  $n_2$ ”或“number +  $n_1$  + of +  $n_2$ ”为主。 $n_1$  前接数词或带有表示数概念的冠词 a。英语中处于  $n_1$  的名词有单复数之分。强调数量的量词“quantifiers / open - class quantifiers”虽然处于  $n_1$  的位置,并有的在前面接着冠词 a,但是冠词 a 并没有代表数的概念不受数词修饰,只是表示  $n_1$  的单复数形态。比如:“a number of (= numbers of)”,“a lot of (= lots of)”。有许多强调数量的量词“quantifiers / open - class quantifiers”既没有接冠词 a,也没有复数形式,如“few of”、“several of”、“plenty of”等。

英语中许多处于  $n_1$  位置的名词前可以有修饰成分,如“a rising flow of visitors”。英语中还有一些从结构上看是修饰  $n_1$  的形容词或具有形容词作用的词从含义上是修饰  $n_2$  的,如“a steaming cup of chocolate”、“a thick cloud of smoke”等。汉语中也有修饰形容词修饰量词的情况,如“一大堆书”、“一小块饼”,但是没有修饰语移位的现象,而且这类形容词组成的短语数量很有限,远不如英语丰富和复杂。

## 3. 汉英语表量的主要差异

汉语和英语在表量方面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分类、语法、功能等多方面。

汉语有独立的量词类,汉语中计量必须同时要有量词和数词,缺一不可。英语只有表量结构,表量结构“a / number +  $n_1$  + of +  $n_2$ ”中  $n_1$  名词并没有从名词中独立出来。英语还通过可数名词曲折变化、表次数、时间的副词或词组及动词名词化和同源宾语来表达数量的概念。

赵世开(赵世开,1999:217)在《汉英对比语法论集》中对英汉量词共有的种类进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汉语表个体事物的量词数量多而专用性很强,表群体的模糊性量词数量少而通用

性很强。而英语表群体的模糊性数量结构数量多而专用性很强,表个体的可数事物的计量方式却是完全不需要数量结构,表量结构弱化为零。”

在语法和功能上,汉语量词必须与数词相连,没有复数的形式;而在英语中表量结构“a / number +  $n_1$  + of +  $n_2$ ”中处于  $n_1$  位置上的名词也有单复数之分,有时无须与数词连用。汉语的量词可以有多种重叠的方式,但修饰成分单一。英语的表量结构中的  $n_1$  前则可以带多种修饰形容词。

### 三、汉英表量结构与汉英文化差异

汉语和英语不同的表量结构实际上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来观察事物的结果。两者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相差甚大。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不同的语言表达法的背后必然隐藏着诸多的心理和文化背景。

#### 1. 汉英个体量词与民族思维模式

汉语中个体量词用于描述个体事物,与英语相比这是特有的。个体名词一般都有自己特定的个体量词,少数个体名词只有一个个体量词与它相对应。大部分个体名词则有几个特定的个体量词与它相对应,如:“一把伞”,“一头羊”,“一匹马”等等。

汉语个体量词往往和它所借用的对象有内在联系,与它适用的对象之间也有密切关联。汉语的个体量词对其他词类的借用,实际上是把原来表示抽象的数量概念重新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过程。个体量词通过对数与名物的形象暗示,缩短了说话人和名物之间的距离,满足了心理的具象需求,体现了中国人所擅长的形象思维的文化特质。

就英语而言,从构字上来说与汉语就有本质的不同。英语中单词的构成不同于象形文字的汉语,无论是从形体还是语音上,大多与所指的事物没有直接的具象的联系。英语名词本身就有可数和不可数的数量的概念,无须像对待汉语名词一样,把抽象的数量概念重新形象化和具体化。与中国人重感性、重具象的形象思维方式相反,西方人更具理性、科学性的逻辑思维。

#### 2. 汉英集体量词与主客体意识

集体量词用于由两个以上个体组成的事物的量词。汉语和英语中都有表群体事物的表量结构。汉语中的集体量词数量不多,通用性很强;而

英语中表群体的表量结构却相当发达,很有层次性、系统性。

无论是英语还是汉语,在集体量词中什么样的名词和什么样的量词搭配,都取决于它们之间语义特征的联系。一个名词有时可以与几个量词组合,一个量词也可以与几个名词组合,如何组合搭配取决于其各自语义特征中存在着的共性。

邵敬敏在《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邵敬敏,1993)中将汉语中的语义类别分析为三大类:外形特征类、非外形特征类和附容处所类。如果按照邵文中的分析,汉语中的集体量词的语义多分布在外形特征类中,也就是说汉语中的集体量词与名词的组合大多来源于人对事物的视觉感受,着眼于事物客观呈现的外在形状或动作行为,所以汉语中的集体量词有相当大的通用性和模糊性。

赵世开在《汉英对比语法论集》中将英语中表集合的数量结构分为以下几类:表人的群体、表动物的群体、表事物的大量和微量、表感情以及表气象等等,当然每种表群体的数量结构下还可以继续细分。汉语中的集体量词“批”、“阵”在英语中可以有近20个数量结构与之相对应,而集体量词“群”在英语更有40来种表达方法。英语之所以有这么多专用性很强的表集合的数量结构,原因就是英语的表集合的数量结构“a / number +  $n_1$  + of +  $n_2$ ”中的  $n_1$  与名词  $n_2$  有语义上密切的内在联系。比如:

汉语的量词“群”原来指的是羊群,后来可以用来表示聚集起来的飞禽、走兽、人群甚至岛屿。只要所表达的事物(特别是有生命的)有聚合的形状,大多都能与“群”搭配,所以“群”在汉语中具有很强的通用性。

英语中表达“群”的概念用词则相当专业化,采用多种不同的表达法:

- |   |      |
|---|------|
| a gaggle of geese   | 一群鹅  |
| (gaggle: imitative of the noise of goose)                   |      |
| a mob of blackguards  | 一群恶棍 |
| (mob: short for Latin mobile vulgus “excitable crowd”)      |      |
| a pack of hound   | 一群狼  |
| (pack: a group of wild animal, living and hunting together) |      |

由此可见,英语中表集合的数量结构与汉语的集体量词在语义关联上有很大的区别。汉语的集体量词的选取是从观察者主观的视觉印象而来,英语的表集合的数量结构却很强调  $n_1$  与  $n_2$  的内在一致性,  $n_1$  往往是对  $n_2$  的客观描述或评价。从这点来看,这种视角上的差异恰恰说明了汉英语言使用者在认识事物上的主体意识和客体意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在本质上都强调参与社会活动、参与自然界,必然强调主体意识,以“人”为出发点。西方却与之相反,物与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主客体分明,只有强调客体意识才能有利于客观的叙述,对研究的对象进行冷静的分析判断。东西方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别在语言层面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 3. 汉英量词修辞效果与民族审美观

英语和汉语在表达上有倾向性的差异。英语属于形态语言,动词的活动往往受到句式的约束,所以倾向于多用名词,叙述呈静态分布。汉语因为是非形态语言,动词无须受形态句式的限制,远比不发达的名词使用灵活方便,所以倾向于多用动词来增加表达的动感。英语和汉语在表达的这种倾向性的差别也体现在量词的修辞效果上。

在现代英语中,量词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新的趋向。量词正在进一步的扩大表现事物形态、特征的功能,使量词具有形容词的特点,而且具备隐喻的意义。比如:

a blunder of boys 莽莽撞撞的男孩子们  
a crash of rhinoceroses 横冲直撞的犀牛群  
an exaltation of larks 一行欢歌飞腾的云雀

在翻译这类数量结构的过程中,仅仅用简单的汉语集体量词来处理是绝对不够的,必须加入一定的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才能正确地表达出英文的原意。

同样,汉语中的动作性很强的动量词在英语中就因为缺少相同动态的表达法,只能靠表次数、时间的副词或词组及动词名词化和同源宾语等静态的方法来阐述。比如:

走一遭            make a trip  
三番五次            time and again  
(钟)敲十二下        (The clock) stroke twelve  
试一下            have a go

英语和汉语在表达上的另一个区别在于词语的替换与重复。一般来说,英语使用者除了有意强调或修辞上的需要,在语言的组织上尽量避免使用同样的音节、词语或句式。英语尽量采用替代、省略、变换等手法来使语言简洁、有力以符合英语民族的审美习惯。汉语在说话、行文中却有重复的用词造句来突出均衡美的特点。音节和字义的协调、和谐、匀称往往促使词语和句式成双配对,反映了中国人统一、对称的美学心理。

汉语单音节量词普遍存在着重叠的修辞特点,重叠后表示“每个”、“逐个”、“许多”或某种感情色彩。具体结构有“AA式”、“数+AA式”、“数A+数A式”和“数AB+数AB式”,这是汉语中特有的语言现象,英语的表量结构“a / number +  $n_1$  + of +  $n_2$ ”没有类似的重复形式。在多数情况下,英语需要用替换简化的方式来表达汉语重复数量结构。比如:

个个            each and every one  
样样            every kind; all  
双双对对        in pairs  
一群一群地起来        rise in hosts

有时也可以在用英语中“A + by + A”或“A + after + A”等结构来表达汉语“数A + 数A式”的重复数量词,起突出强调“顺序”、“逐渐”、“连续地发展”等含义。

一口一口地吃        eat mouthful by mouthful  
一天一天            day after day

### 4. 汉英表量结构的组织方式与中西哲学观

综观汉语和英语的表量结构,可以看到其组织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汉语中计量部分结合的极为紧密,量词和数词成为一个数量单位型来修饰前面或后面的名词及动词,呈现出典型的二分结构。英语表量结构“a / number +  $n_1$  + of +  $n_2$ ”中“a / number”与  $n_1$  联系的较为松散,在口语中有时甚至可以省略  $n_1$ ,除去纯粹形式上的介词 of,整个表量结构体现出一种三分结构。汉语和英语表量结构组织方式上的不同恰巧与汉英句法结构差异极其相似。

马秉义在《英汉句子结构常式》(马秉义, 1999)一文指出,英语在宏观上呈三段分布,最典型的是 SVO 型的句式结构,“段落也是三分”,“文章也是三分”;在微观层面上“组词也是如此,平行

结构也往往是三个,音节也是三个”。而汉语无论是宏观上的篇章、句群、句子,还是微观上的修辞、组词、音节都呈现出成双成对,阴阳互补的态势,强调对称和均衡。

马秉义认为英汉语这种组织上的分化不同是由于不同逻辑——心理结构及其背后的认知模式引起的。“西方先民的认知模式是同异序,又称一义序,中国先民的认知模式是对偶序。西方人由同异序生发开来,发展成了形式逻辑,中国人由对偶序生发开来,发展成了辩证逻辑。两种逻辑的不同,极大的影响了语言的组织模式。”

另一方面,英汉语组织模式的分化也有哲学观的因素。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是贯穿一切事物的两个对立面,阴阳交替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中国人对人对事对物讲究偶式对应,和谐并存、成双配对是完美幸运的吉兆,反映到语言中既产生了汉语中无处不在的“二分结构”。英语作为印欧系语言深受古希腊哲学和基督神学的影响。古希腊人认为“三”是完美和谐的数字,体现了起始、成长和终结,是统一与差异的结合体。基督教教义中“三”又是圣夫、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象征,具有神性。在西方文化中也有许多与“三分化”有关的理论和学说,比如逻辑学上“三段论”,政治上“三权分立”等等。所以英语语言中多用“三分结构”也在情理之中。

#### 四、结束语

汉语与英语在表达数量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不同。汉语和英语,包括它们的使用方式在内,不是超脱社会的孤立的静止的现象,不能超越文化而独立存在。一个民族的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社会心态、审美情趣、处世哲学等都会在语言文字上有充分的反映。汉英量词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也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折射出汉英民族文化中的个性与共性。

#### 参考文献:

- [1] Hoad, T. F.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Quirk, Randolph. [et al.]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2
- [3] Quirk, Randolph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85.
- [4] Sinclair, John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Grammar*, [M]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1990.
- [5] 胡裕树. 现代汉语(重订本)[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5.
- [6] 马秉义. 英汉句子结构常式[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1999, (2).
- [7] 任学良. 汉英比较语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8] 邵敬敏.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J]. 中国语文, 1993, (3).
- [9] 许余龙. 对比语言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10] 章振邦. 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二版)[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5
- [11] 赵世开. 汉英对比语法论集[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A Study of Differences of Partitive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 Cultural Approach

JIANG Xueting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ti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analyzes their differences and coincidences. It aims at explaining the differences and coincidenc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these two language users so as to reveal the intim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non-linguistic knowledge and belief

**Key words:** partitives and quantifier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责任编辑:藏 峪)